



※忆往事

父亲

■王金生

父亲的省，简直有些惊天动地。一年四季，他毫不在意地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即便是走亲访友也是如此。“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人家家里做客，他们难道会不给你饭吃？”这个理由，足以堵住所有劝说他的嘴。有时，一块腐乳，就是他一天三餐的菜肴。“瓶里的腐乳汤倒掉怪可惜的，还可以再吃一天。”说完，他会把剩下的腐乳汁装进自己的专用碗里。“这半块橡皮给你，还有半块给你姐。”新买来的橡皮，硬是被他掰成两截。“坐摆渡船来回，爷儿俩得出八分钱，还是走路去盛泽吧。”于是，蜿蜒十多里路的乡间小道上，常出现一对父子的身影……

最令人称绝的，是为了省下剃头的钱，父亲每次都会让剃头师傅把头发刮得干干净净，一根不留。剃成光头，在夏秋季节倒还好，可一到冬春时节就遭罪了。于是每到冬天，父亲那光秃秃、白晃晃的头上就多了一顶帽子。那是当时最普通、最常见的拉虎帽，大概因为经过多次搓洗，帽檐和帽耳朵上的绒毛几乎都磨光了，原本的褐色褪成了灰白色，两个帽耳朵也软塌塌地耷拉下来。“这帽子是我年轻时买的，快三十年了，扔了怪可惜的。”每当母亲劝他换一顶时，他总是这样推脱着，不肯答应。

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刚起床准备洗脸刷牙，忽然听到屋外来叮叮咚咚的敲打声。拉开门一看，只见戴着那顶拉虎帽的父亲坐在一张小凳上，左手握着一柄钢凿，紧贴着夹在两腿间的一个长罐，右手抡起铁榔头，一下一下地敲着凿子。“还是去街上买一只吧，你自己做的不一定能用；再说了，拿骨殖髹做，多不吉利啊。”母亲站在一旁低声劝着。

“骨殖髹又怎么了？这东西几十年上百年的，没关系的。我去店里看过，买一只要七八块钱，哪来那么多闲钱？还是自己做一只，有没有用先做了再说。”父亲头也不抬，继续敲打着。帽子两边耷拉着的帽耳朵一颤一颤的，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

※千千情

浙涪山海情(组诗)

■李光辉

浙江林

在村后山脚一带
种上很多香樟和枫香后
慢慢地
就长出了生态林
在长江滨水一线
栽上很多柑橘和龙眼后
慢慢地
就长出了经果林

这些树苗的
采购、栽种和管护
有浙江省的资金援助
作为底气和底肥
树苗长大后
也按照人们的愿望
全部变成了
超值回报的摇钱树

走进生态林里
我不知道香樟和枫香
哪一个更香
因为到处都飘散着芬芳
走进经果林里
我不知道柑橘和龙眼
哪一个更甜
因为四季都充盈着蜜糖

在需要的时候
人们会十分轻松地
引入不远处的长江水
为这片林子浇灌
此时的长江水啊
虽然水位抬高了
不少却像富春江一样清澈
却像钱塘江一样鲜活

香樟树的翠绿
枫香树的黛青
把这方山水
最终变成了绿水青山
而柑橘果皮的金黄
和龙眼果肉的银白
则把这方山水
同时变成了金山银山

(注：“浙江林”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内，为浙江省林业厅对口支援合作项目)

“爸，你在做什么？”小时候的我好奇地走过去问。“你爸在用骨殖髹做煤饼炉。”母亲答。“小孩子别多管闲事，快去刷牙洗脸吃饭，不然上学要迟到了。”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哦，知道啦。”我乖乖跑开了。那天晚上，我摘下父亲的帽子，用湿毛巾轻轻擦掉了粘在帽檐上的几小块泥巴。

没过多久，那只用骨殖髹搪成的煤饼炉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还挺好用。只是母亲怎么也不肯让它进屋，只放在走廊的角落里。

父亲对自己和家人如此苛刻，可对别人却又爽快得惊人。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刚提着篮子从田里割草回来，正想着晚上家里会吃什么菜。刚转过猪棚墙角，就见父亲和隔壁邻居站在门前的打谷场上，正说着什么。“明天就要开刀，可还缺二十块钱！”邻居满脸焦虑。“不急不急，这二十块钱我借给你。”光着头、满头是汗的父亲安慰着他，随即扭过头，对我匆匆打量了一眼，“你去帮我把枕头边的帽子拿来。”“哦，好。”我应了一声，放下篮子就往屋里跑。这么热的天要帽子干什么？我心里嘀咕着。可等我把帽子递给父亲，谜底马上就揭开了：只见父亲小心翼翼地伸手探进帽檐的折边里，摸索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随即迅速递给邻居。我和父亲同睡一张床那么久，竟从不知道他把钱藏在帽子里。“拿着，藏好，今晚就去医院把钱交了。”父亲叮嘱道，“快去吧，拖不得。”“好好好，谢谢谢谢！”邻居接过钱，转身就跑，脸上的焦虑消减了不少。

“爸，晚上我们吃什么？”我随口问道。“素鳊鲈。”父亲望着邻居远去的背影，漫不经心地轻声答道。“啊，又是霉苋菜梗！”我忍不住干嚎了一声。“有的菜吃就蛮好了，还挑三拣四。”父亲的声音慢慢向屋里飘去。我扭头一看，只见他双手背在身后，慢慢踱进屋去。那顶斜扣在头上的拉虎帽，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

父亲病故后，按我们这的风俗，他生前穿过的、用过的东西都被烧掉了，其中就包括那顶早已褪了毛、褪了色的拉虎帽。

红帆助农直播基地

以前这里的农产品
要想走出大山
主要靠肩挑背扛
时常会搭乘一艘渡船
去到对岸的城里
渡船虽已不挂白帆
却也快不了多少

现在这里的农产品
每周定期聚集在直播基地
只需在镜头和屏幕前
露一下脸蛋和身段
便有很多天南地北的人
知道了它们的品质
尝到了它们的滋味

而那些面对镜头
侃侃而谈的男女主播
都是回乡创业的有志青年
他们在直播之余
也会走进田间地头
了解农产品的长势
参与农产品的种植

这里的农产品很多
有丰登的五谷
有兴旺的六畜
而这个直播基地
给没长翅膀的插上翅膀
给长了翅膀的挂上红帆
让它们流转得更快

那片耀眼的红帆
高挂在桅杆的顶部
像玉米的红缨
像公鸡的红冠
成为人们公认的地理标志
更像一面鲜艳的旗帜
飘扬在山村的上空

(注：“红帆助农直播基地”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境内，为浙江省对口支援重点项目)

※江南韵

马兰头、青团、临安的小番薯

■简儿

昨日雨疏风骤，伫立在窗口看小区楼底下那一株白玉兰，好似有个看不见的人躲在那里撒花瓣。白色的花瓣，纷纷扬扬撒在半空中，十分之好看。我就伫立在厚厚的窗帘后面，一个人呆呆地看了许久。

天太冷了，春天的冷，冷到一个人的骨头里。一个孩子今天下课跑过来，捂着他的耳朵给我看，“我的耳朵怎么紫了？”啊，果真紫紫的，长了冻疮。我叮嘱那个孩子，多穿一些衣服，明日戴一顶帽子。

实则我也觉得冷，冬天的行头都穿上了。回到家里，关上门，开了暖气，顿觉无比舒适。

买了马兰头、青团、临安的小番薯。马兰头在开水里焯一焯，拌了麻油。马兰头要到四五月份去田野上亲自挑的才好吃。一小簇一小簇，长在田埂上、低洼的地里。

小时候的春天，放了学挎个小竹

※茶话坊

■桐城一派

说起“今日盘店”，现在的人多半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日盘店”却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小镇上个体户还不多，唱主角的是商业、供销、二轻和物资等系统的营业网点。也就是轻，你平时打交道的商店，大多都是公家的。

公家单位牌子挺、规矩多，一个月总要来一次盘店。所以那时候逛街，常会看到一些商家在门口挂上用毛笔或者粉笔手写的“今日盘店，暂停营业”牌子。

盘店，盘的是商品库存、现现金流、往来账目这些。其实就是盘点。记得有一次我去父亲上班的供销社生资商

※在路上

■图文 周晓明

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我们特地去了趟罍埔。那是闽东南晋江北岸的一个小渔村。只是吸引我们前去的，不是美味海鲜，也不是旖旎风光，而是一种名为“簪花围”的当地习俗。

车子行到半路，女儿忽然说：“要不你也拍点簪花照吧。”我连连摇头：“不要，我可不喜欢拍照。”“没劲！”女儿撇撇嘴，扭头转向窗外。

我们在村委会门口下车，环顾四周，我的目光忽然被转角菜摊上的老太太吸引。她脑后盘着细小的发髻，髻间稀稀拉拉、随意地插着几朵小花。一路走下去才发现，路边剥生蚝的，骑三轮车匆匆而过的，摆摊卖水果的，这样装扮的老人随处可见。难道这就是簪花？掏出手机一查才知道，簪花是本地习俗之一，妇女们头上簪花，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往里走了许久，人渐渐多了，路两边的簪花小店也密集起来，有人站在路边招揽客人：“簪花吗？便宜！”彼时的我们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只顾专注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地方。终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一家小吃店，欣喜地进去。浏览一番菜单后，点了碗从未听过的面线糊。端上来一看，有点像勾了芡的豆腐丝汤。泡根油条进去，味道还不赖，足以抚慰辘辘饥肠了。

“你们也是来簪花的吧？”老板娘热情地跟我们搭讪。从她口中得知，此处原本只是个普通渔村，虽然簪花习俗早有就有，但真正流行起来，也就近几年的事。主要是因为来了几个明星，簪了花，拍了照，名气才渐渐大起来。

吃饱喝足再往里走，终于见识到了这个村庄的主街。这里就热闹了，身着各色簪花服饰的人比比皆是，有大人，有孩子，有姑娘，甚至还有头戴花冠的小伙。看着这么多身着盛装的人悠闲自在地来去，加上大街两旁复古喜庆的装点，让人恍若穿越到了唐宋盛世。

从街边一个小弄堂拐进去，七弯八绕后，我们终于来到女儿预先约好的簪

篮，去我家门前的田埂上挑马兰头。乡下一日三餐，皆是从田野上得来。尤其是春天，薹心菜、芹菜、韭菜、荠菜、马兰头……马兰头挑回家，乱糟糟的，我坐在廊檐下的小凳子上，慢慢择干净，把枯枝、草叶去掉，再剪掉柄。那时候时光无比悠长，择一碗马兰头，天都黑了，可是一点也不着急。天黑了才吃饭，长长的灯绳，垂下一只十五支光的灯泡。昏黄的灯光，照着八仙桌上的两碗菜：一碗薹心菜，一碗马兰头。日子是这样俭朴，甚至有一丝清苦，但我们从不觉得苦，反而有一种感激和欢喜。那是对天地万物的感激和欢喜。

马兰头晒干，储存在锡罐子里，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那时候没有大棚，冬天想吃马兰头，捞出一把马兰头干，在沸水里泡开，和红烧肉一起煮，肉味浸透在马兰头里，去掉了苦涩，唇齿间只余一股清气。

我有好几年没吃到马兰头干了，去年灵芝送了我一罐。灵芝在乡下一所学校上班，每年春天带孩子们去挑马兰

头，吃不掉的晒干存起来。去年晒得多，就消了一罐给我，于是我也搭了油，得到了天地间的清气。

马兰头干早已经吃光了，那只锡罐子还在，我想着今年自己晒一些马兰头干，顶好是去田野上挑来的。凡美好之事美好之物，不过是一个念想。我心中既存了这样一个念想，想来这个春天不会无趣。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颇无趣的人。可是在一些小事上，总能得到一些趣味。譬如，今天买的青团、临安小番薯。青团的馅是薹心菜，拌了一点香干丝。临安小番薯，约略手指般粗，是有一年在天目山禅源寺里吃到过的，一直念念不忘。今天走过那个小贩摊前，看到竖了一块牌子，写了“临安”两个字。一刹那，几次去临安的旧事纷涌而来。我于临安，是有一些情愫的。临安于我，亦有小番薯的亲切和香甜。

蒸锅里的小番薯已经熟了，且吃小番薯去了。

今日盘店

店，正好赶上他们盘店，我自告奋勇要写告示牌，想显摆一下我的毛笔字。结果我刚写下“盘点”两个字，父亲就摇摇头说：“不能写‘盘点’，得写‘盘店’。”

见父亲这么较真，我只好改了。至于他为啥非得强调是“盘店”而不是“盘点”，我当时没想明白。

直到父亲退休后，我才慢慢懂了父亲的意思：盘点只是个动作，盘店却是正儿八经的一件事。凡事只有用心去做，才能对，才能做好。

说起来，盘店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那时候哪有计算器，全靠嘴里咿咿呀呀打算盘，人工清点、记录、计算，又慢又累，所以不得不停业半天甚至一整天。大一点的商店，一天时间还不够。盘一次店，收入就少一截，影响其实不小。但没办法，账得算清，货得点明，这

是规矩。

后来市场经济慢慢发展起来，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外资超市进来了，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条码一刷，电脑一记，实时盘点成了家常便饭，再也不用专门停业来盘点了。同时，商业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商家不愿轻易暂停营业。因此，盘店现象逐渐消失，被更高效的经营方式所取代。

如今，“今日盘店，暂停营业”的牌子是见不着了。但暂停营业的事儿还是有的，只是告示牌上的理由变了：“家中有事，暂停营业”“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系统升级，暂停营业”……

那块写着“今日盘店”的小牌子，成了一道时代的剪影。而那些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老商场，也大多在商业形态的变迁和电商的冲击下悄然谢幕。

簪花记



花店。店铺在二楼。踩着嘎吱作响的铁扶梯上去，钻进一个小门，里面竟然别有洞天。宽敞的大堂里，两边全是化妆位，总有几十个吧。大部分镜子前都坐了人，她们身旁是忙碌的化妆师们。

化妆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手脚麻利地帮女儿把头发盘起，插一根筷子固定，然后在发髻周围贴上手套，依次戴上小、中、大三个不同颜色的花箍……一个多小时后，女儿的簪花造型终于完成。她站起来细细打量，精致的衣裙，粉嫩的鲜花，再加上精致的妆容，与平时相比判若两人，美了不止一星半点。

摄影师是个胖胖的姑娘，一手持长筒相机，一手拎个大包，热情地招呼我们跟她下楼。

楼下便是四通八达的小弄堂。弄堂两边都是普通民居，大部分是单层老房子，并无甚特色。倒是几幢旧建筑上用牡蛎壳砌成的墙壁让我们眼前一亮，觉得还挺稀奇的。简陋的环境，被聪明

的当地人稍一改造，竟成了摄影基地：墙上挂一块文艺的花布，廊间悬一张稀疏的竹帘，角落置一方雕花的橱柜，屋前晒一围铺花的团匾……随便一拍，皆是味道。

“来，妹妹，站这里。”“妹妹，把头往右边倒一点。”“妹妹，再笑开一点。对，很好！”……在一连串亲热的指令中，摄影师手里的快门咔嚓作响。这队人前脚刚走，后一组人就已无缝顶上。

“你看那里。”女儿用下巴示意。我回身一瞧，不远处墙边站了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总有七十多了吧，穿着一身浅蓝色古装，顶着沉重的簪花，正在摄影师“姐姐，姐姐”的暖心指挥下，开心地摆出各种造型。看她那灿烂的笑容，恍若重又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少女时代。

“你看看人家！”女儿语气中带着责备。我知道她的意思，只是笑笑，不想辩解。她或许还不明白，热爱生活的方式千姿百态，簪花拍照，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